



自由
行走
著

如果你爱着一个人
根本无从掩饰
那么何必躲藏
阳光正好，应惜艳阳年

*Priceless
Time*



应惜
艳阳年



团结出版社

应惜艳阳年

自由行走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应惜艳阳年 / 自由行走著. — 北京: 团结出版社,
2014.7

ISBN 978-7-5126-3010-9

I. ①应… II. ①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72821 号

书 名 应惜艳阳年
作 者 自由行走
出 品 人 李国靖
特约监制 何亚娟
责任编辑 唐立馨 赵真一
特约策划 何亚娟
特约编辑 狐 辰
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网 址: www.tjpress.com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/16 710mm × 980mm
印 张: 18
字 数: 278 千字
版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26-3010-9
定 价: 29.80 元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 把有钱人都扔到天上去 / 001

第二章 苏洛，陪我喝酒去 / 020

第三章 暗恋是患得患失的事情 / 033

第四章 在阳光下暴走 / 047

第五章 他和她和他 / 053

第六章 我可不是受虐狂 / 064

第七章 凡事不可太绝对 / 072

第八章 他是何方妖孽 / 081

第九章 我要找杨锐 / 091

第十章 有朝一日若成了爱人 / 099

第十一章 我们不是神 / 113

第十二章 阴晴不定的他 / 119

第十三章 山路那么长 / 124

第十四章 用眼神可杀不死我 / 135

第十五章 另一种了解 / 144

- 第十六章 永远没有下次 / 151
- 第十七章 趁早断了和平相处的念头 / 156
- 第十八章 天堂和地狱 / 170
- 第十九章 爱，是因为同情吗 / 184
- 第二十章 跟着我走，才有希望 / 196
- 第二十一章 他也许爱她 / 204
- 第二十二章 一把重注 / 216
- 第二十三章 你根本就走投无路 / 227
- 第二十四章 我就是你的命运 235
- 第二十五章 最难得是我喜欢你 / 248
- 第二十六章 可以结束了 / 255
- 第二十七章 阳光正好，应惜艳阳年 / 273

后 记 281

把有钱人都扔到天上去

苏洛正拿着参会名单认真地进行最后的核对，电话又响了。她皱着眉，瞄了一眼屏幕，任它继续响着，并不打算接。

小秦在旁边怪叫：“我的天哪，求你接一下吧！哪怕是猪八戒，看在他打给你这么多个电话的分上，你也接一下吧！我听得都烦死了！”

“他要是猪八戒倒好了。”

“不然是谁？唐僧、沙和尚，还是牛魔王？”

“是玉皇大帝——胡总！今天答应把藏品兜底买走的那一个。”

“什么是‘兜底买走’？”

“就是如果没人要，他就按底价出钱。”

“哇！那还不接？让他直接点化你成仙，就不必做这份苦工了，晚上七点还饿着肚子在加班！”

苏洛笑笑，“少吃点，可以减肥！”

正说着，铃声停了，小秦伤感地说：“玉皇大帝伤心了，今晚估计得下雨。”

谁知不出两分钟，喻秘书长举着电话冲进办公室，“苏洛，胡总给你打了

很多电话你怎么都不接？！他有要紧事找你，快接快接！”

说完，把电话递到了苏洛手边。

苏洛摆手示意不及，话筒里已经传来胡总洪亮的声音，“小苏啊，不给我面子？打你这么多电话你都不接！”

“对不起，胡总，我今天开会时把电话调成了静音，忘了调回来，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”苏洛临时想借口，倒还从容。

小秦在旁赞赏地竖起大拇指。

“我和一帮朋友在这边吃饭，你赶快来介绍一下你们的活动，你介绍得好的话，明天他们都会来举牌。”

“可是，我这边太忙了，走不开啊！”苏洛继续找借口。

喻秘在旁，表情里有些不赞成。

“再忙有我这个重要吗？如果明天没人来买，你这拍卖会也不必开了。”胡总威胁道。

“有您支持，我们还是有信心的！”苏洛对着电话赔笑脸。

“你说得好听，电话也不接，我可没信心了！”胡总话中有不满。老总们最爱在酒桌上调女人，如果一个电话就来，那是最有面子的。

“那好，我马上过来，您在哪里？”苏洛听出来，赶紧转口风。

喻秘的表情变成赞许。

小秦在旁同情地翻翻白眼。

听完地址，苏洛把电话还给喻秘，拎上包就往外走。

喻秘跟上来交代：“你请胡总明天务必早点到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你辛苦去一趟，如果能多争取几个捐款人，明天的拍卖可能成果更明显！”

“好。”

“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”

“什么事可以给你打电话？”苏洛反问一句。

喻秘被她问倒，哼哼唧唧半天，答：“反正你自己注意一点就好。参会名单都核过了吧？”

“没核完。”

“那……”喻秘欲言又止。

“我待会儿回来再做。”苏洛答，她知道他要这句话。

果然，喻秘立马欣慰，“那就辛苦你了。搞完活动，好好休息两天。”

苏洛没答，心想，工作已排到年底，哪来时间休息？

她走进电梯，电梯迅速下降，格外地快。

苏洛在心光基金会工作，主要的职责是募款，为了保证每年有足够的经费支持那些慈善项目，她已经不是第一次陪捐款人吃饭喝酒。那些暴发户，拿出一点塞牙缝的钱，就提各种要求，不仅要求有社会回报，还要有女色回报。作为基金会唯一的未婚女性，苏洛时常承担“出卖色相、陪吃陪喝”的繁重工作。

来到大门口，正是春天的傍晚，大楼前坪都是饭后散步的人。摇摆着踉跄前行的孩子，后面跟着亦步亦趋的大人。热恋的情侣坐在台阶上旁若无人地亲吻。一个角落里，有人围出一片空地，拿着破烂的音响放着乐曲，三三两两的中年妇女在里面旋转舞蹈。

苏洛快步穿过这拥挤的尘世，坐上出租，赶往胡总所在的酒店。

走进包厢时，苏洛只觉得乌烟瘴气，餐桌上已经一片狼藉。

胡总面对包厢门坐着，看见苏洛，大声说：“美女啊，你终于来了，我们都在等你呢！”苏洛被安排在胡总身边坐下，有人殷勤地给她端上干净餐具，并给她面前的酒杯倒满了白酒。白酒看似透明，但在杯中显得格外黏稠和香冽。

“胡总，我不能喝酒，今晚还要加班，明天活动的事情还没完全准备好。”苏洛照例做着无谓的抗争。

“不喝多，不喝多，你只把这一杯喝完。”胡总信誓旦旦，“主要是要拿出诚意，让这些老板们明天去参加你们的拍卖会，多筹点钱嘛！”

周遭的人都在点头，坐在苏洛另一边的年轻人问道：“你们明天拍卖什么？”

“有一位收藏家把他的藏品捐给我们了，多数是国内大家的字画，也有一些瓷器。”苏洛答。

“捐给你们干吗？”

“他想在西部捐建几所学校。”

“不是有希望工程吗？你们还搞什么？”

“希望工程也不可能帮助所有的失学孩子。”

“拍卖得来的钱怎么用谁能搞得清？”这个人的发问越来越尖锐，苏洛依稀记得他姓肖。年纪并不大，长相也还周正，但姿态却格外跋扈。

“我们每年会给捐款人详细的报告，如果捐款人需要，也可以现场去督察。”苏洛赶紧解释。

“我听说用不完的钱，你们年底就发奖金了吧？”胡总忽然在旁边说，桌上的人爆发出笑声。

“不可能，这是不允许的！”苏洛正色否认，准备继续解释，这厢，胡总哪容得她真的谈正事，赶忙把酒杯递到苏洛面前，“小苏，不用说这些，拿出你的诚意来，把酒干了。”

“我真的还要回去加班，不能喝！”苏洛再次拒绝。

胡总脸色有些尴尬，他扯着嘴角说：“加班加得再久，也得有人买才行啊！”

这话中有话，让苏洛感到不爽，她最不喜欢被人威胁。

于是，她端起杯，一仰脖，把酒灌了下去。

桌上一片欢腾。

胡总满意地将手搭在苏洛肩头。

苏洛示意服务员将酒杯倒满，然后起身，趁机卸了胡总那手。“胡总，感谢您对贫困山区孩子的支持，明天的活动，还请您务必大力支持。”说完，她将酒杯与胡总的酒杯轻碰一下，一口又干完了。

这架势，可将胡总吓到了。一般的女人，在酒桌上，都是半推半就，娇嗔作态，苏洛这样的，让人没底。苏洛端着空杯，微笑地看着他，旁人竟也无人帮腔。

直到旁边姓肖的搭腔，“胡总，要帮忙吗？”

胡总方才醒悟过来，连连摆手，“这杯酒，美女敬的，我无论如何都要喝下去！”

苏洛心里暗笑，今晚你惹我，那可不止这一杯。

一个小时后，胡总被人抬上了车，他醉得像摊烂泥，嘴里却还叫嚷：“小苏，你不要只敬我嘛！还有这么多人，大家都要喝得高兴！”

苏洛跟在旁边，微笑着和其他人告别。

她的脸有些热，头有些晕，但清醒仍在。

“你怎么样？需要我送你吗？”姓肖的年轻人问。

“我挺好的，不用送。”

“你还挺能喝的，真的还要回去加班？”他挑着眉毛问。

“真的还要回去。”

“不至于吧，不就是卖个花瓶什么的？”

“会有很多贵宾来，所以是挺正式的活动。”苏洛早已习惯了别人的这种轻视，表现得很从容。

那男人大概是见她如此平和，再说无趣，便开始做结语，“那就祝你明天活动成功。”

“您如果能参加就更好，我们很荣幸。”

他连忙拒绝，“我不行，我其实挺穷的，比不上胡总。不过，胡总都醉成这样了，明天早上也不知醒不醒得来。”

“是明晚，他可以睡很久。”苏洛更正。

那人笑，此时苏洛的手机响起来，他便借机转身走开。

苏洛将手伸进包包里摸了很久，终于摸到，放在耳边，答：“喂。”

“苏洛，你在忙吧？”那头，是个熟悉的声音。

“是啊，好忙。”她大声地回答，生怕那人听不见。

“明天的活动准备得怎么样？”

“你放心，一切都很好！你呢，你在干吗？”苏洛拿着电话，在路边找了个水泥台阶坐下来。

“我刚刚看完作业，准备去查一下房。”

“你要注意休息。”

“没办法，那两个支教的学生回去了，只剩我一个人。”

“我来帮你吧？”

“别傻了，你在城里的工作也很重要。”

“我不想干了，那些有钱人都是畜生！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！你什么时候回城里？”

“下个月我要带一个孩子过来治眼睛。”

“我来接你。”

“好！我挂了！”

“杨锐……”苏洛又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……有空多联系！需要什么我给你寄。”

“好，一定！”

电话挂断了。

苏洛只觉得酒意更浓，渐渐要消散她的意志。

此时，路边有车鸣笛。

她抬起头，一辆车从她旁边驶过，车灯闪了闪，应该是刚才离开的那个“穷人”，她还没来得及做任何表示，车子已经驶远了。

坐得低，会闻到汽车尾气干燥的焦味。苏洛望着前方，拿手捂着口鼻。

她有些怀念大山里的日子，那里的空气是清甜甘冽的，远比酒更醉人。她想象着此刻的杨锐，正在孩子们的寝室里蹑手蹑脚地轻轻穿过。

第二天的活动如期举行。

夜幕降临后，在一个昂贵豪华的新会所前，铺上红地毯，照上聚光灯，来了很多当地的所谓名流，每人在签到台领一朵胸花，拿一份纪念品，然后走过红地毯，到另一端的大喷绘前煞有介事地签下自己的名字。小秦负责发放纪念品，她一边发一边对苏洛念叨：“怎么来这么多人？这些人是不是只来看热闹？发了这么多纪念品，会不会亏本？……”

苏洛笑道：“有人来，就已经是好事。怕就怕连看热闹的人都没有。”

“我刚才凑过去一看，这些人的签名，可真难看。这么大一块布，到时我们往哪儿放？”

“不必放。直接让清洁工拿走。”

“那还签它干吗？”

“是这么个流程，不然让人失望。”

“环境污染！”小秦撇嘴，作为财务人员，她经常参加国外机构的培训，论调比较国际化。

“小苏，昨晚你可把我害惨了，心狠手辣啊！”身后突然传来高声，苏洛回头，是昨晚的手下败将、今天的大慈善家胡总。他一脸红光，看不出曾烂醉如泥，而且见到苏洛，完全没有不悦，相反，还格外亲密地上来搂她。

“胡总！您快过来签到，把胸花戴上，今晚您是主角！”苏洛热情地转身过去，挑了朵最鲜艳的胸花，插在他西装领口。

胡总被她一躲，没搂上，手在虚空中停了一会儿，不知所措。

此时，喻秘带着一群记者，拥了上来，“这就是胡大山先生，新生代慈善家！”

胡总提了一下裤子，调整了一下笑容，往红地毯走去。闪光灯哗啦啦，令人满足。

“新生代慈善家？喻秘这是想的什么新名词啊，哪有这么肥沃的新生代？”小秦又在哼哼。

苏洛作状敲她的头，“别瞎扯！人家可是今年的杰出青年企业家。”

“妈呀！他还算青年？那我岂不是童工？”

“你如果再不努力长高点，就真的成童工了。”

“苏洛。”小秦咬牙切齿，“你还不嫁出去，就成老处女了！”

小秦已嫁作人妇，但一直苦恼于自己个矮，苏洛高挑，却始终未动红鸾星。这是两人相互攻击的主要目标。

“老处女又怎么样？以后物以稀为贵，会升值！”苏洛嘴硬。

有人突然在旁边搭话，“什么会升值？我买下来。”

苏洛一转头，是昨天那个“穷人”。

“你不是很穷吗？”她反问。

那人挠挠头，“如果不是很贵的话，我可以想办法抛点股票，反正现在股票也不赚钱。”

小秦憋不住，在一旁哧地笑出声来。

“你怎么过来了？”苏洛怕他继续问什么能升值，赶紧找话题。

“我住在附近，而且我担心胡总买得太多，过来帮他搬！”

这话可不吉利，胡总买得越多，证明竞价的人越少，苏洛马上反驳，“那倒不会，搞不好他一件都拼不到呢！”

“是吗？你们生意这么好？那我今天正好也来看热闹。”那人话里总有藐视的意味。

苏洛决定结束对话，她指着签到台，“请在这边签到吧，可以领纪念品！”

那人龙飞凤舞地签下大名，直接从旁边的小路绕向会场。

“怎么不上红地毯？”小秦奇怪地问。

“他是来凑热闹的。”

“谁啊？长得挺帅的，莫不是又一位新生代慈善家？”小秦看着签到簿，念他的名字，“肖——见——诚……”

“他？他不够肥沃！”苏洛撇撇嘴，说道。

“哦……我们又亏本了！他买不起那些宝贝，好歹把你买去也行啊！你看，你比股票升值快，而且我们心光也少了个不稳定因素！”小秦想到刚才的对话，大笑起来了。

“谁说的，我稳定得很！”

“你倒是稳定，你让多少男人不稳定啊！祸水！”

突然灯火暗下来，音乐高扬，拍卖会开场了。

基金会会有一个短片，短片里列举了他们所执行的项目，其中拍摄心光小学时，前面一个年轻的女老师在做介绍，后面隐约可以看到杨锐的背影。苏洛看过很多次，见他俯下身，又站起来，有两个小孩在旁边蹦蹦跳跳，也不知是在忙什么。

苏洛站得远远地看，突然想到个好消息，连忙告诉小秦：“杨锐说下个月要回来，带学生看眼睛。”

“他最好也老老实实待在乡下，那也是个不稳定因素。”小秦却似乎并不

高兴，小声地说道。

苏洛没听见，她望着前方主席台上那些拍卖品，满怀希望地说：“如果这次卖得好，他那里的教学楼就可以如期动工了。”

拍卖进行得还算顺利。每个藏品都顺利成交，高出底价不少。

胡总有些坐不住了，走出来找到苏洛，“你说让我来兜底，这些东西又不贵，如果都被买走了，我买什么？”

苏洛忙安慰他：“待会儿有对青花瓷瓶，底价比较高，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下。”

“我不需要关注，我只是问你，什么东西没人要，我可以来买。”

“青花瓷瓶非您莫属。”

“好！到时让别人别瞎举牌！”胡总雄赳赳地回到座位上。他坐第一排，灯光下格外显得体态臃肿。

不一会儿，一对青花瓷瓶端了上来，在聚光灯下晶莹剔透。

这是本场拍卖最后也是最值钱的一件拍品。举牌的人不少，胡总自然手扬得高高的。

待喊价超过五十万，大部分买家安静了。

待喊价超过一百万，只剩两个买主，一个是胡总，另一个，苏洛放眼望去，有个个人在人群的最后挤着，伸出一只手高举牌子。居然就是那个来看热闹的肖见诚。

“一百二十五万！”

“一百三十万！”

.....

两人僵持在那里，报价已经近两百万，胡总脸色又难看起来。

苏洛不想让肖见诚闯祸，只好想办法用眼神示意他放弃。

肖见诚完全没看见，依旧把牌子举得高高的。

拍卖师一脸亢奋地吟唱着新的数字。

正当胡总望望身后，准备放弃时，肖见诚的牌子终于放下了。

胡总以一百九十万的高价最终买走了那对青花瓷瓶。

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，胡总赶紧起立，咧嘴挥手示意，这一刻，他一定忘了想象那一百九十万的钱，堆在桌上有多高。

不管怎么样，今晚可以说是超额完成任务，苏洛开心地想到。

苏洛掏出手机，走得离人群远一点，想给杨锐打个电话。

号码按到一半，她改了主意，编了个短信发过去，只有简单的两句话：“活动成功，工程可以按期开工。”

不知为何，在杨锐面前，她总是这样，越得意的事，越发故作平淡。

短信遥遥地飞向远方的大山。

身后有人开腔，“看你要怎么谢我。”

苏洛吓了一跳，转身的同时，下意识地把手机背向身后。

肖见诚忙举手做发誓状，“我没看到你的短信。”

苏洛被他这一说，脸上挂不住，忙否认：“看到也没关系。”

“是吗？那就让我看看！发短信给谁？说的什么？”肖见诚转得快。

“凭什么给你看！”苏洛有些脸红，侧身走开。

肖见诚跟着她，“你得感谢我！”

“为什么要感谢你？你又没买东西！”

“不是我在后面顶胡大山，你能多得这一百来万？”

“你要没顶住呢？是不是准备自己出这一百多万？”

“那我可出不起！”

“就是啊！我还没怪你差点闯祸呢！”

正说着，胡大山迎面走来，“小苏，那两个花瓶呢？”

“拍卖公司统一保管起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那是我的啊！”

“拍卖公司会直接送到您的府上。”苏洛答得格外殷勤。

胡总这时看见旁边的肖见诚，马上大声抱怨：“肖总，你今天是故意为难我！”

“不敢不敢，我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！甘拜下风！”肖见诚做拱手状。

“哈哈！”胡大山很得意，“多谢肖老板承让！”

喻秘书长此时又带着那帮记者拥过来，将胡大山围到中间。

苏洛喜欢这气氛，捐了钱还能高高兴兴的，这才是慈善的本意。

此时，苏洛手里的电话响起来，是杨锐。她忙走到旁边去接。

“苏洛，拍卖结束了？”杨洛在那边问，信号不好，话筒里吱吱啦啦的，显得格外遥远。

“嗯，是的。”

“很成功吧？”

“还不错！”

“这边的学校……”声音弱下去，听不清。
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苏洛提高嗓门问。

“我说，我打算暑假时……开工……应该没问题吧？”杨锐的声音时断时续。

“你跟村上说，可以开工，没问题！”苏洛大声答。

“太好了……你……休息……”

“什么？听不清……”

“谢谢……你们！”声音越来越隐约，终于断了。

苏洛有些焦急，她不喜欢这样，话还没说上两句，就不明不白地结束。

她微皱着眉，站在那里，不停地回拨，却始终无法接通。

山里的信号不好，有时杨锐为了打个电话，得爬上一个很高的山坡才可以找到信号。不知道杨锐现在是不是正在那个山顶上，苏洛曾经在杨锐的陪伴下爬上过那个山顶，在夜里，月亮的清辉洒下来，脚下一湾银色的溪水绕着山峰，绕着村庄，恋恋地不肯离去。在那一刻，世界变得格外小，小到只剩下那个村庄和那座山。

苏洛的思绪有些走远了，手机里的女声仍在抱歉地说着：“对不起，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……”

“移动的信号有时确实不稳定。”突然有人打断她的想象。

她定睛一看，居然又是肖见诚。

肖见诚望着她，一脸诚恳地建议道：“你可以捐钱在那边建个基站，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。”

“肖老板，第一，我是个穷光蛋，没钱捐；第二，活动结束了，您可以早点回家休息。”苏洛觉得他话中带刺，也没好气。

肖见诚并不介意，说道：“留个电话给我，你放心，我的手机信号好得很。”

“留给你干什么？”

“我下次如果想捐钱呢？”

“打114，找我们办公室。”

“我如果想被灌醉呢？”

“到酒店，找陪酒小姐。”

“我如果想先被基金会的募款经理灌醉，然后再花一百九十万买两个瓶子呢？”

“没机会了。瓶子卖完了！”

“真可惜，不过下次如果卖个茶杯、碟子什么的，说不定我买得起，所以你还是告诉我电话吧，省得我又绕个圈，去找胡大山。”肖某摆明了非要不可，你不告诉我，我找别人去要。

苏洛有时觉得莫名地厌倦，为什么总有这样无聊的男人在身边纠缠？

她知道躲不过，随口报出了电话号码。

肖见诚低头去记，她赶紧走了。

走不到两步，手机又响，她一接，肖见诚的声音传出来，“这是我的电话，记得存下来！”

“遵命，老板！”苏洛道。

挂了电话，她看见小秦手里抱着一大捧资料，赶紧去接。

小秦费力地递给她，“这些没良心的人，把纪念品都拿走了，画册就随手扔掉，要扔也回去再扔嘛，太不给我们面子了！”

“扔在这里也挺好，下次还可以用，省得我们再出钱去印。”苏洛安慰她。

“那倒也是！你先放车上去！”

苏洛捧着资料往车上走，电话又响。

她想应该是杨锐，快跑两步，把资料放在车上，赶紧拿出电话。